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
第九十九回 杯渡道人神鉢戲 波羅和尚顯奇聞

刺史聽了祖師喜怒面色卻應了兩宗喜事，大笑起來，向祖師說道：「人心有得意，乃喜動於顏；人心有拂意，乃怒征於色。老師父如何知皆有喜？且應在這生子獎能之上？」祖師道：「喜怒關乎七情，發出在外，卻有個公私不同。公則為善為陽，私則為惡為陰。為善為陽，必生吉祥喜事；為惡為陰，必有災禍凶危。比如人行一私事、快一惡念而喜，這喜動於面，自是與那行好事遂公心之喜，發陽在外的不同。便是這怒也有為公為私不等。大人的喜怒，皆出自忠公，僧家推情知此。」刺史聽了，心服大悅，一面稱謝回衙，一面想道：「高僧有如此道力通神。」乃寫表章，奏聞大梁武帝。帝乃降詔，遣吏迎祖師入朝。蕭刺史承旨，隨具香幡車輿，送師入朝不提。卻說波羅提自祖師離清寧觀時，叫他在觀靜守，待我演化歸來。他久見祖師未回，遠來尋探，知師獨自來，乃附客舟，到了吳地。一日，只見一個道人在街市上賣弄戲法擲鉢，街市人民聚觀。見道人手剪五色紙為飛禽，叫市人將錢買放。波羅提見了，道：「師父取人錢鈔，卻放這紙鳥何益？何不勸市人開籠放些活鳥，就是活魚蝦，也是個陰功。你要人錢鈔，既費人財，又以紙剪假鳥愚人，便非正道。」道人看了一眼，說：「長老，我正是叫人假的尚買了放它飛去，豈有真的他乃不買？」波羅提道：「師父，你知人見你假鳥能飛，那爭買的，皆是這市中人一種好奇之心，反倒增了他個傷生之念。他見了真鳥便買，不是籠著，便是繩縛了翅兒養，怎肯放生？」道人說：「世無捕鳥之人，哪有放鳥之事。只因師父要人放鳥，恐倒惹出捕鳥之人。」兩人正在街市講說，卻遇著祖師的車與香幡路過。波羅提知是師來，乃向杯渡道人說：「吾土高僧來也。」杯渡道人笑道：「老僧生未早，來已遲，崔、寇異世，釋教雖興，中華自有聖教。老僧演化功果，還歸震旦。」道人說畢，行步如飛而去。波羅提卻迎到祖師前。祖師見了，乃問道：「汝何到此？」波羅提答道：「為師東度，特來尋探，以觀其化。」祖師道：「為演化本國，因吾行到此。三弟子不要他隨，俱在本國邊海修廟。吾不日便歸。」波羅提聽得，乃辭祖師，仍回海口。無舟可渡，正思舉一神通法力，只見杯渡道人走到面前，大笑道：「吾知師父要渡海回也。」乃以一杯擲之水面，仍以一鉢浮之波中，兩個如輕舟渡去。到得海沙破廟，只見破廟修理興工。二人走到廟前，波羅提乃道了幾句說：

破廟當年曾是新，只因物欲蔽原真。

若將舊廟從新整，莫昧虛靈此善仁。

道人聽得，笑道：「師父，這廟裡塑的是菩薩，你如何不說？莫壞了菩薩金身。」波羅提答道：「菩薩就是善仁。」道人點首，也道了四句說：

從來廟宇不曾破，一位彌陀端正坐。

誰教縱欲毀廳堂，彌陀塵蔽誰個？

波羅提聽了，也笑道：「師父，只怕這廟中塑的是道真，你如何說是彌陀？」道人答道：「彌陀即是道真。」波羅提也點首。兩個走進廟來，東張西看，只見那守廟使者拴著許多羊豕在那廊房柱上。兩個一見，道：「業障自作自受，不去歷劫脫生，如何拴在此福地？何人拴在此？」那使者乃現形說道：「二位師真，此皆是陶情等業所陷在此，求高僧超度的。」波羅提問道：「高僧既在此演化，如何不行超度？」使者道：「高僧只度化了陶情四孽滅跡而去，遺下這一種冤愆，待他功完，做圓滿道場，方得度脫。」道人說：「我聞高僧到處，四孽潛形，不敢近他，怎得受度？」使者道：「只因老祖獨行遠去，三位高僧道力尚淺，還須要仰仗老祖道力宏深，方成就功果。」道人道：「汝且拴向山門之外，待我與高僧說明度化。」使者隨把這一種冤業拴出門外。

卻說道副三位高僧度脫了陶情等去，卻不叫道人焚香殿上。只是在靜室打坐。靜中這使者牽了羊豕，到他面前顯應他這種情因。無奈三僧各相安息，自行靜定，不理這段冤愆。忽然靜中見向日授那誅心冊前因文卷的神司到來，說：「汝師化緣已完，破廟賴這些善功將次復新，當圖自己實行見性明心、超凡入聖的功果。向授文冊，當復還我。」三僧聽了，只得把文冊交還神司而去，再不復講演化事理，卻守興工完處。想起祖師曾說那十日前僧道還要來會之言，一心遂注意在此。這日，三僧吃了道人供膳的早齋，與眾客施才等地方善信，正講興工完日建一個水陸道場，恰好殿上來了一位僧人、一個道者。道副見了僧人，識得是波羅提，乃問道：「師兄不在觀中習靜，緣何到此？同來這位師真，卻是何處搭伴？」杯渡道人便說道：「我與這師父自吳地而來，曾聽見汝師乃蕭刺史薦引入朝，我知他不日歸來，以完他演化正果。但不知三位在這廟中作何功德？」道副師乃答道：「只為眾商迷入花酒，失了金寶，頓生怒氣。廟祝道人說是二位曾在此留偈，已知破廟復新，乃眾商發心善願。」波羅提聽了，笑道：「師兄，我離觀趕師到此，並未嘗與這道真先來，何嘗留偈？」道副師只為前因文卷取去，便思議不來。尼總持也因誅心冊不在，心卻不解。杯渡道人乃笑道：「我道人久已知此。一僧乃元通老和尚，到此銷他四彈之教。一道乃玄隱上真高徒，來此銷他鶴化蟹、蟹化人這一宗卷案。這四孽既銷，還有蟹氣墮落冤業根因。我兩個進山門，見守廟使者拴著羊豕，伺候三位度脫，便是這宗案。」三僧聽了，方才答道：「我等一路前來，有情無情，俱設方便度脫。非我等之能，實沾祖師道力。今日吾師前行獨去，我等只知復新舊廟，這蟹氣一宗卷案，望師兄與道真銷了罷，也見慈仁，成就吾師演化之願。」杯渡道人聽了，道：「此願乃汝師美意。三位功果，不得已若要完成，波羅提師父還是三位一脈，況他神通道力，不難助化。」波羅提道：「這三位師兄自有道力，我不敢奪其功德。」道副師聽了，遂向尼總持說：「師弟神通，也能完此一宗功果。」尼總持道：「事須讓長，畢竟是師兄道力宏深。即不然，便是道育師弟神通，也能終此一宗功果。」道副師說道：「師弟，你當年為報親恩出家，世間只有這一種功德甚大。仗此根因，有何冤愆不滅？」尼總持道：「若論功德，莫大於報君恩。道育師弟本以忠義出家，仗此根因，又何邪魔不化？」道育說：「還是大師兄根因有本。想人在世間，第一要父祖積來些善功，第二要本來具此智慧。智慧中發出正大光明，不背了綱常倫理，自然妖孽掃蕩。」杯渡道人笑道：「綱常倫理，便是忠孝，三位不消謙退。這一宗蟹化邪氣，得聞了你這一段高談，已冰消雪化，無復存矣，專候你道場圓滿時，分類生方去也。」

只見客商同眾善信聽了他們長長短短講的，不知是道，卻時閒談。客商乃向道副三僧說：「師父不誦經，不禮懺，說的都是甚麼陶情伐性，亡陽喪氣，罔利市而愛多，快雄心而逞忿。這站在聽講的人中，便魂消魄散，去了幾個，我等卻不明白。」三僧不答。杯渡道人乃向客商說道：「三僧分明為你驅除了業障，你尚不知，總是俗緣未了。」只見施才道：「小子卻知了。一個家計，被這幾個消魂散魄走了的，弄得個七零八落，今幸師父們驅逐了他去。從此客官破費些金寶，成就了修廟陰功，勝似被他們坑陷。我小子施才，把這未盡折了的資本，只做個盡折了，佈施興工廟祝道人。往日來的那二位師父留下的偈語，今日已應。只是今日來的二位師父，也要留幾句後應的偈語。」波羅提道：「這師父等演化功果已完，我等又何須偈語？」廟祝道：「難道小子這廟宇，二位師父寧無些道力相助以成？」杯渡道人聽了，笑道：「廟祝道人，你要見我兩個道力麼？我兩個便施些道力，助你修廟成功。」乃把手中鉢具向雲中一擲，那鉢在雲端裡晃了幾晃，依舊落在手內。廟祝同眾商看了，道：「這個法術也不甚奇怪。」道人笑道：「你說我法術不奇怪，讓僧人施幾個奇法看，我老道弄幾個怪法與你眾看。」乃叫波羅提：「師父，你可弄幾個奇法，與他們看。」波羅提答道：「我僧家不弄奇駭人。」道人笑道：「你不弄奇，我又何肯弄怪？只因眾人心疑不信，我等只得施些道法，除他疑心。他疑心除去，信心必生。信心若篤，為廟祝，必能誠心侍奉香火；為客商，必守份經營。就是眾善信中，有六親的，必能和睦；行一善的，必能堅持。」波羅提聽了，乃說道：「謹依師父教誨，且請先施個怪法。」道人乃叫過廟祝來，說：「你道我法不怪，你心裡卻要見何怪？」廟祝道：「如常非怪。若見所未見，便乃是怪。」道人說：「世人你皆見了，你卻不曾見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」

道人把身一縱，忽然頭頂天，腳立地，就有幾十丈長。那眾人見了，仰面看不見道人的巾，低頭只見道人的履。那雙履塞滿了

階前，高聳過了屋脊。眾人見了，都誇道：「真個好頂天立地男子漢！」廟祝道：「好便好，如何不說話？」施才道：「這等高大漢子，聲言卻不嚇人震耳。」道人忙說道：「我人便大，心卻小。」廟祝道：「如何心小？」道人說：「小心翼翼，才是個頂天立地男子。」眾人說：「古怪，古怪，好道法！」道人聽得眾人一句「古怪，好道法」，便復了舊身體，卻叫僧人施一個奇法。僧人也叫過廟祝來，說道：「我法不奇，你卻要見何奇？」廟祝道：「平等非奇。若聞所未聞，乃為是奇。」僧人道：「菩薩經文你等聞了，乃皆是平等。卻有個不用經文與你聞的，真個是奇。」說罷，但聽得空中如雷如刮，聒耳的大聲，都是無字的真經，句句叫人行善。眾客聽了，不知聲從何來，俱合掌稱道：「真奇！」只稱了「真奇」二字，波羅提便說：「眾善信，你等聞聲，不可徒聞於耳，當常住於心。此聲若雷震，卻是叫人行善；若是行惡，難道聽之不懼？」眾商客俱各稱揚贊歎。波羅提與杯渡道人說罷，把手一舉，道：「三位師兄，好個圓滿道場！我兩個去也。」忽然二鶴飛來，他縱身一上，乘雲而去。

眾善信方知是神僧高道。一面催匠作勤工，一面求三個高僧立個壇場說法，招集遠近善信，喜捨助工修理。三僧聽了，說：「列位善信發心，自有效法善心的來。我等若為興工求助，設立個道場，卻又把經文講說，乃分明是把道理換錢了，如何行得？」施才聽了，道：「方才那二位，弄奇設怪，引動了多少善心施財。師父三位，我聞得一路前來，也行了許多奇異法事，講論了無限的道理。今日也求一個奇聞異見，更要高過了那僧、道二位的神通，乃不枉了我等發心之意。」道副師聽得，答道：「眾善信只說小僧等一路前來，多口饒舌，說奇講異，非是小僧們好為此虛誕惑世，也只為人心昧了本來正覺，迷入四業冤愆，忘了四恩之報，以入三途之苦，不得已借喻以感發其真。其說雖異，乃其意實不奇。列位若叫小僧弄奇撮怪，又怕背了正大光明本願。」眾商客道：「師父，必如你意，既不講經說法，又不設異弄奇，縱是舊廟復新，只恐施才那日見的，守廟使者控的那一種冤孽，怎能夠超脫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小僧們不欲借講法以求人資財，隨緣任善信之喜捨，但候工完，自建個道場圓滿。那時小僧們自有一卷真經，超脫冤孽之眾。」眾商信依其說，各勤力催督工匠。功完，果然一個破廟，一時修蓋得復舊如新，真也齊整可觀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寶殿偉觀瞻，簷廊破復苦。

往時坍塌處，今日已莊嚴。

廟宇既新，菩薩就靈。那廟祝道人置了幾個籤筒筊兒，便有遠近祈籤討筊。哪裡是菩薩舊廟毀壞不靈，如今有聖，都是人心見了廟宇整齊，聖像重光，這一種誠敬，自然靈聖。施才與眾客善信，乃修建個圓滿道場，請三位高僧主壇法事。三僧不辭，方才誦法寶，講演真經。

到了三晝夜，施才偶走出山門外，月色朦朧，往來人靜，只見那守廟使者仍前拴扯著許多羊豕，後邊雞鴨蟲蟻無數。見了施才，說道：「善人，你喜捨復新廟宇，使我守廟，重沾光彩，功德甚深。只是這些往因冤業，未得超脫，還累著我牽扯，可轉達高僧，一銷永銷，度脫了這些業障。」施才見了，道：「我聞高僧滅去四孽，他也隨度化，如何尚在於此？」使者道：「只因這其間有幾般作孽，未蒙高僧了明，故此等候功完，道場勝會脫離苦惱。」施才聽了，應聲說：「我與轉說。」乃走入殿中，備細把事說出。眾善信聽了，毛骨悚然，齊說道：「有這奇怪事！」尼總持便說：「此事非怪，只是我等誅心文冊、前因卷案已繳，無復有這多般冤業超度的根由查核，只怕不能盡知他等往昔所造諸惡孽。」道育師道：「師兄，這事也不難，只叫他各自說出往昔罪過，與他消除罷了。」道副師道：「此論頗是。只是吾師不在此廟，我等道力未深，怎能分類度化，盡情超脫？」尼總持道：「這也有個甚深道力，自可行的。」卻是甚道力，下回自曉。